

长篇小说《风云准噶尔》第一部

西域桃源

卢德礼 著

④

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西域桃源

卢德礼 著

四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西域桃源/卢德礼著.修订本.—乌鲁木齐:新疆青少年出版社,
2007.3

(风云准噶尔)

ISBN 978-7-5371-4794-1

I.西... II.卢...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30441 号

西域桃源

卢德礼 著

出 版	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社 址	乌鲁木齐市胜利路二巷 1 号
邮政编码	830049
印 刷	华北石油廊坊华星印刷厂
开 本	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
印 张	32
字 数	800 千
版 次	2007 年 3 月修订版
印 次	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—3000
书 号	ISBN 978-7-5371-4794-1
总 定 价	80.00 元(共 4 册)

如有印装问题,请直接同承印厂联系

长篇小说《风云准噶尔》第一部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
鸣 谢

《西域桃源》的问世全仗有识之士、同仁及有关单位的关心与赞助,特此致以衷心感谢。尤其感谢:

新疆鸿新建筑集团

呼图壁县第一中学(作者母校)

呼图壁县第二中学(作者曾工作单位)

呼图壁县第三中学

呼图壁县园户村中学(作者曾工作单位)

呼图壁县成职教中心(作者单位)

呼图壁县亨通摩托城董事长任建忠,副董事长、总经理杨海燕
(0994-4509868)



三十一、喋血色皮口

衣西恰哈管家(负责任免王府属下的官员)抿着黄色山羊胡子“哈哈”畅笑不止。笑罢,不无挖苦地说:

“一窝八蛋,男男女女十几个,好气派呀!怪不得敢劫大台吉的心上人。”

牛录(佐领)得意地说:

“管家大人,卑职的判断不错吧?黑灯瞎火,哪儿去找?找也白费劲。偌大的哈密,必经的要道口也就那么几处,早早赶到关口,守株待兔,以逸待劳,有何不好?”

管家皮笑肉不笑地说:

“对,对,等生擒活捉了古丽,大台吉会犒赏你的,说不准王爷还会提拔你的,卖命干吧,啊。”

佐领冲动地喊叫:

“喂,识相的,快献出古丽;要不然,一道儿捉了,女的陪军爷,男的做燕齐(奴隶)。听清没有?!”

女眷除了双杏,都面面相觑,人心惶惶,叽叽咕咕,各怀心态。

老七听了则怒火中烧,上前回话:

“识相的,让开路口;若不然,血溅黄沙。听清没有?”

“唉,这黄毛小子倒挺扎人的。来呀,谁去给我收拾了?”管家不可一世地咋呼着。

佐领蠢蠢欲动,身边一位得拔什库(骁骑校)扯住佐领的袖口,说:

“宰鸡焉用杀牛刀!平平一乳臭未干小儿,待在下出手擒来。”

说毕,上马舞刀而来。

老七欲上,被老大拽住,说:

“王府马队非流寇毛贼,都是训练有素之辈,咱的马乏,又无全套鞍鞴装备,步战吧。”

老七听大哥说得在理,便丢了马缰,持铁枪迎了上去。老七轻





功上乘,以步战对骑士,更显灵活简便,忽在马前,倏在马后,左挑右刺,玩耍一般,十几回合,已把骁骑校杀得大汗淋漓,只有招架,无力还手。眼见得骁骑校命在旦夕,另一骁骑校冲出合击。老大挥刀欲上,老七见了急叫:

“大哥莫来,且看三狗斗一虎,莫说二狗。”

双杏见了,一时忽略了急于过关的沉重心思,却倾心观看老七这场厮杀。好小子,二狗尚未斗垮,还想斗三狗,你是人中吕布吗?

老七毫无惧色,愈斗愈勇,一杆铁枪翻江倒海,电闪雷鸣,忽的当心虚晃一枪,助战的骁骑校忙于躲避,头一个上阵的骁骑校却中了一枪,大腿扎出血来,险些落马。佐领见了,兔儿眼充血,口腔喷火,也不搭话,横刀跃马,冲杀上来。

老大欲上,老七又打招呼了:

“大哥别上!”

这下倒好,佐领和两个骁骑校把老七团团围在核心,三个人他砍你刺,争先恐后。马匹的冲击力没有了,可灵活机动的余地也大大缩小了。老七抖擞精神,威猛非常,效法吕布战三英,极尽闪展腾挪之能事,不是刺得马匹倒退,前蹄腾空,便是虚晃身形,令二骑士相相对刺。

双杏一行一时忘记了赶路的事,不知不觉被扣人心弦的厮杀迷住了,成了欣赏精彩节目的观众。

老大悉心观阵,见老七今日发挥得前所未有的,暗暗佩服,方知除了功力,老七的武功不在他之下。

库尔班和古丽兴奋得忘乎所以,老七的精彩表现仿佛为他父女增光生辉一般。

诸葛先生面对正式的生死决斗,一招一式在他眼里都异常珍贵,与途中毛贼的追击不可相提并论。他读书不少,也乐于把记住的故事传说给他人。有关打斗的故事记得虽多虽熟,可真刀真枪的鏖战场面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领略。从此,他讲故事也好,说书也罢,武打场面他会讲得更加有声有色,活灵活现。一路上打打杀杀,他见多了,如今心不慌,腿不颤,不像似身处险地,一味地欣赏赞



叹。

至于法士卖等一行女眷看得眼花缭乱，常常为敌人刺老七，失口惊叫；惊叫后，才意识到老七已将其一一化解，有惊无险。

再瞧瞧古丽那副天真得意、自豪的神态，俨然老七已归属于她。曾身陷囹圄的她，此刻心里竟不存一点儿沉重和辛酸。

且说王府三骑士，恨不得将老七一口吞下，结果却久战不下，心如烫煮，脸似刀刮，不约而同，一齐卖命，一枪紧跟一枪，一刀狠似一刀。突然，三人的兵器同时并举，从三个方位一齐杀来，恨不得把核心的老七当烤全羊一下子瓜分了。

老七狠命来一个蜈蚣钻天，嗖！直旋头顶的空间，向外飘落时，顺势一扫，将两骑士一个打翻马下，一个头缨挂于枪尖。

双杏见了直吼：

“上！”

老大第一个冲上，老四、老五、老六的身后传来不同的嗓音：

“小心！”

管家吓得神色慌张，不知所措，欲逃，被阻；欲退，不是归路。

老七出色的拼搏，极大地鼓舞了士气，昂扬了斗志。五兄弟不愧是五只小老虎，各显本领，威猛无比，犹如虎入羊群，杀得王府马队伤的伤，残的残，七死八活尚有两对半，不得不龟缩进谷口。

五兄弟凭一时得胜之勇，欲一鼓作气追散马队，扫除路障。老七已汗滴如雨，驻足喝水。老四、老五、老六三个生力军冲在最前面。

老大边追边喊：

“当心有诈！”

老五几个哪肯放在心上，明明是被打得落花流水，诈从何来？

几兄弟正追杀得意，双杏招呼女眷准备起程。

诸葛先生拦住说：

“莫急，狭路奇险，等扫清了道路，再走不迟。”

话犹未了，老大老四扶护着老五、老六退出。老五、老六臂膀各中一箭，胳膊鲜血淋漓，疼得呲牙咧嘴。





双杏一下子珠泪滚滚。自从带五子入关出关,虽遇不少奇险,尚未流过血,如今快到家门口了,竟喋血黄沙,做母亲的哪个于心能忍?

老五、老六的媳妇扑上来痛哭不已。

老大取出降真香,正欲拔箭敷药,马队又冲出谷口,个个张弓搭箭,一字儿摆开,从后面攻来。老大老四、老七急上遮拦,射来的箭虽纷纷被拨打落地,可攻入谷口已无指望。双杏母子节节撤退,王府马队步步紧逼,急得老大,把兵器交诸葛先生拖了,边退边拾了些石子。待马队逼近,猛地掷去,打伤马眼的,打破人鼻的,尚能缓解二三。

退着退着,双杏发现路边有一块巨石,一丝微笑闪过她的眼角,她蹲身石后,不再退去。眼见马队逼近,女眷以为她解手,急得直跺脚。老四几个一时给懵住了,几欲上前救护,经双杏生气地摆手,才被止住不行。张弓搭箭的马队接近巨石时,双杏猛然出现,惊得马队举措失当,意欲放箭,见是个中年美人儿,稍有踌躇,只见双杏左手一扬,右手一撒,簇簇飞针犹如闪电一亮,有的钉入马身,马惊立嘶鸣;有的插入人脸,疼痛难禁。嚣张一时的弓箭马队,这才缓缓退去。老大这才有机会拔去老五老六臂上的箭,敷了红色药粉,用各自女人的手帕包扎了,须臾便止住了血。

双杏愁眉不展。诸葛先生对库尔班说:

“除了色皮口,难道别无途径么?”

“有是有,只是远得很,沿山坡向东,三百多里,南山口,也通古城子。”

“那就不必停留,上马!”双杏一听另有蹊径,苦恼抛在一边,精神了许多。正在此时,从色皮口驰来一骑。

诸葛先生说:

“必是给王府报信的,切莫放过。”

老七眼珠一闪,说:

“妈,您用飞针,我用绳套。”

双杏笑了,把冬梅递给老大,速速下马,躲于路旁。



那飞来之骑见沿山坡走的手并不阻拦，放心纵马奔驰。哪曾想路旁闪出飞针，肥胖的黄脸变成了巨型刺猬，惨叫一声坠于马下，那战马慌张地兜着圈子，老七一绳套之。双杏怕马奔呼叫报信，当即点了死穴，怕功力不足，又补点了哑穴。双杏这才骑了红鬃马，老七骑了马弁的青白相间的大头花儿马，眨眼赶上了队伍。

老大见了，笑了下，说：

“七弟，如今你单独骑一匹好马，古丽该还你了吧？”

老七笑着，并不回话，把花儿马靠近老大。古丽嫣然一笑，愉悦地伸出小手，经老七伸手一拉，便轻松地骑在了背后。

库尔班眉开眼笑，策驴当先东去。

三十二、转战南山口

双杏一行撤离色皮口，餐风露宿，日夜兼程，幸好有库尔班做向导，沿山坡东走，倒也顺当，经柳树沟、二道沟、四道沟、西山、七道沟，不两日来到葫芦沟。

双杏问库尔班：

“还有多远？”

“赶天黑就到南山口了。”

“那就休息。人困马乏，两天了，养好精神进山，说不定一场恶战等着哩。”

诸葛先生极为赞同。虽天时尚早，喂马的喂马，吃东西的吃东西，休息的休息，不觉一夜过去。次日平明，出发前，诸葛先生说：

“南山口既是要道，必有人把守，好几天了，说不好援兵已到，定要夺下才是。否则，流来窜去，拖垮之日，便是瓮中捉鳖之时。”

双杏沉重地说：

“南山口势在必夺，只是不知有没有色皮口险峻狭窄？”

库尔班说：

“南山口虽险，但不比色皮口狭窄。凭你母子的本事，没麻达。”

双杏听了略感轻松了些，惋惜地说：



“老五、老六受伤，不能上阵，我的飞针也不多了。”

老七则宽慰母亲说：

“妈，别愁。只要它不像色皮口那么狭窄，我可从旁边翻过去，从背后攻他个措手不及，甩套索破他的弓箭，破一个少一个，叫他腹背受敌，看他有多日能，行不行？妈。”

双杏笑了笑，抚摸着老七的头，说：

“想得倒美，我儿，到时节谁知咋样？”

老大说：

“妈，七弟说得在理。我和四弟先佯攻，待他追杀时，妈以飞针破之，挫他锐气；待七弟摸到背后，我和四弟强攻，管叫他招架不住。咱也夺他些弓箭，以备后用。”

双杏听老大也这么说，心情又轻松好多。因为老大沉稳实在，他决不会用违心的话来安慰别人。

双杏说：

“到时节看吧。”便催马先行。

库尔班岂肯落后，双脚一磕，毛驴“出出出”向前蹿去。这几日毛驴虽不停地驮人走路，但毕竟天天有精料吃，精力明显充沛了好多。

且说南山口，红胡子且甫伯克（负责回王警卫的小管家）和一佐领带十几位骑士守候了五天，仍不见动静，正焦躁无奈。撤吧，没接到通知；守吧，空候无望。

小管家说：

“五天了，说不定古丽早被人驮到吐鲁番了，还有色皮口，都是朝西向北的大路。”

佐领说：

“星星峡他过不去，说不准绕道沁城去了。”

小管家说：

“要那样，大泉湾、南湖、五堡还大得很哩，藏在乡下，得多少人去找！干脆咱回去，求王爷多派些人，分头到乡下找去。”

“还是等命令吧，一旦放走了古丽，王爷怪罪下来，谁承担？”



王府马队正在犹豫，遥遥望见一批人马沿着逶迤如波的山坡朝山口似风卷来。

佐领兴奋地说：

“看咋样？有人马进山，盘查盘查，看有没有古丽。”

两袋烟工夫，双杏一行接近了南山口。

小管家嘿嘿发笑，说：

“佐领大人，还正如你说，险些放走古丽。你看，前面骑毛驴的正是库尔班。他的古丽肯定在人群里，保准错了！”

双杏一行见山口有马队把守，停止前进。

老七手搭凉棚观望，见山口宽松，并非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处，更坚定了预定方案的可行，便对母亲、诸葛先生和老大说：

“我去了。”

双杏点头同意。

古丽则难以割舍地叮咛：

“小心！七哥哥。”老七翻身下马，古丽则被暴露无遗。

小管家和佐领信心倍增，立功受奖的机会来了。马队骑士也备受鼓舞，划拳捋袖，跃跃欲试。

老七腰缠绳鞭，肩挂套索，手提铁枪，从侧面隐蔽处跳来跳去，跨过一些奇形怪状的巨石，靠近山口右侧的山峰，将套索对准选中的岩石抛去，套个正着，拽了几下不动纹丝，方攀援上去，瞅准上端岩石后，将套索再凌空抛上去，套定后再攀上去。三抛三攀后，老七已立在三十多丈高的山崖上，显得非常渺小。女眷们在山下看表演杂技似的，一次次被惊呆在那里。老七小心翼翼地观察地形，山峰北坡的倾斜比较平缓，他要选择下山的路线，确定最佳方案。

双杏、老大见老七已顺利攀上山顶，自己也已休息了四袋烟工夫，便由老大和老四发动进攻。

老五、老六在平坦处守护女眷和马匹。

双杏掠阵，手握绣锤，准备随时参加战斗。

老大、老四甩开膀子，攻势勇猛。王府马队仗着马多人众，居高临下，纵马横刀俯冲下来。老大老四便趁势败下。到了平坦处，一部





分马队和老大、老四厮杀，一部分冲向女眷，去抢古丽。

双杏怕老五、老六单臂护持困难，索性解下流星锤，拦截马队。

这一突然打击，远出众骑士意外。见一漂亮女人舞锤，特感兴趣，走马灯似的围住双杏，淫呼色叫，刀劈枪拈。

双杏东去西来几个月，练了几年的流星锤尚未用过，此地无遮无碍，便尽力舞动起来，似闪电流星，似蜂飞蝶旋，似鹰击长空，似掠水之燕，似金蛇狂舞，似龙掀波澜，舞得马队近身不得，惊得众女眷瞠目结舌：她们的婆母除了飞针，尚且有如此非凡的手段。

诸葛先生拍手称奇：

“花木兰复生，穆桂英再世！”

库鲁班兴得孩子一般，手舞足蹈，连连叫好：

“了不起，了不起！”双手竖起大拇指，高呼，“亚克西！亚克西！”

老大见母亲被围，委实着急，横出一招，腾空飞起，大刀力抡一圈，先来个旋风扫地，后来个乌龙摆尾，把几个圈攻的骑士伤的伤，残的残，然后飞步来到母亲被围的圈外，一阵砍杀，杀得马伤人员伤亡。五骑士原本围住双杏无忧好奇地厮杀，眼下后背挨刀，慌了阵脚，霍然逃离。老大岂肯放过，尾追上去。三骑士见势不妙，也跟着撤回山口。老大老四哪敢放松，一鼓作气追杀上去。

佐领率十余骑再度俯冲下来，及至女眷时，双杏从石后转出，左手那么一抛，右手那么一甩，身段优美，姿势自然。骑士不料此女人使出飞针手段，事出突然，防不胜防，头晕目眩，有的眼瞎声惨，有的伏鞍逃窜。老大老四齐心掩杀，勇猛空前。

忽然，先逃进山口的骑士猛然折回，吓得途中骑士左右顾盼。

“杀呀！”老七横枪已堵在山口。

双杏、老大、老四见了万分欢喜，精力倍增。三人齐心协力，联手截杀。老五、老六虽单臂操家什，也虎视眈眈，严阵以待。

王府马队进山无门，出山被截，只得拼命厮杀。

老大、老四此时心气甚高，精力勃发，频频得手，杀得马队骑士人仰马翻。

双杏英姿勃勃，步若流星，手如传花，锤似电掣，面像桃花。母



王府马队仗着人多势众,纵马横刀俯冲下来。



子前后夹击，好一阵拼杀！王府马队自失去据险的山口，便已魂不附体，边战边逃，最后，丢下五具尸首，六个残废，溜之大吉。小管家和佐领均已毙命。

老大几个又收拢了六匹战马，算是战利品。这下可好了，双杏一行除了库尔班和冬梅，人手一匹战马，兴高采烈地进了南山口。

老大对母亲和诸葛先生说：

“我和七弟暂守山口，堵挡他两日，以防援兵追来。”

“库尔班，逃回的骑兵若搬援兵，何时能到？”诸葛先生问。

“最快也得两天。单趟一百多里，还要禀报当官的调兵遣将。再说，四处派兵，在家的骑兵恐怕没有啥了。步兵得三天才能赶到。”

“那出山得几天？出了山，是什么地界？”诸葛先生继续问道。

库尔班捻着胡子，估计说：

“山路么，难走些，四十多里，也就是一天。出了口门子，是镇西府宜禾县，也叫巴里坤，已不是哈密王的地盘。那里有蒙古王爷的营帐。”

诸葛先生欣慰地说：

“那好，即使他骑兵追来，两天后也晚了。咱可放心休息，放心走。”顿了下又说，“嗨！世上极少十全十美，若将那几个逃走的赶尽杀绝，那追兵赶来，恐怕在五天之后。五天之后，他连踪影也见不着了。”

“依先生说，那就不留守山口了。走吧。”双杏坦然招呼大家出发。仍由库尔班骑驴牵头，老四断后，老大和老七守护在母亲前后。行不了几里，山路愈发崎岖。库尔班下了毛驴，双杏等下了马，徒步行走。山沟分岔处，侧立一石碑，上书“焕彩沟”三个红色大字。碑呈方形，乃一块天然巨石。

三十三、徜徉焕彩沟

诸葛先生如发现闪光的金子似的，扑至碑前，仔细观摩，口中啧啧：



“有碑文！有碑文！”只见南面碑文，因碑石斑驳不平，好些字迹已难以辨认。右端第一行十一字清晰可读：“惟汉永和五年六月十五日”。第二行字迹模糊。诸葛先生的镜框几乎贴近了碑文，掏出手帕，反复擦拭镜片，努力认出“沙海”二字，其余不可辨；第三行，不识一字。

“汉碑！汉碑！”诸葛先生几乎是狂呼啸叫。众人个个莫名其妙。

“自汉以来，我中华就经营西域大地。汉碑于此，字字铁证！掐指算来，此碑迄今一千七百二十有二年矣。”诸葛先生拈髯似诉似吟。忽然，他的眼睛又一亮，扑至“焕彩沟”三字面前，发现左端有两行楷书。前行上空数格，下有“唐姜行本”四字，“唐”字极清楚，“姜”字亦不难辨出，惟“行本”二字较模糊。末行顶部二字已残缺，从轮廓痕迹辨，乃“贞观”二字。其下有“十四年六月”五个字。其它字迹均已近于磨平。诸葛先生自拊其掌，兴奋不已地说：

“《旧唐书·姜行本传》云：‘其处有班超纪功碑，行本磨去其文，更刻颂陈国威德而去。’在下今日有幸目睹佐证，这又是唐碑，奇遇！奇遇！”

老七见诸葛先生兴奋的模样，知道准是好事，便说：

“先生，咱色皮口失利，看来并非坏事；有了色皮口失利，才被逼无奈夺下南山口，进了焕彩沟，先生来到这里像得了稀世珍宝一样，又应了‘塞翁失马，安知非福’。”

“然也，对呀！小后生脑瓜真灵光，学得活。”诸葛先生由衷地夸奖。

“先生，说给人听听嘛，人家又不识字，光您一人晓得，独自高兴。就像吃好东西一样，一人香，不算香；众人香，才算香嘛。”老七摇着诸葛先生右臂央求道。

“好，咱边走边说。”

诸葛先生说着，双杏母子听着。山路盘蛇，他们不知不觉登上山顶。南看，崇山峻岭，山秃岭穷；北望，山秀沟美，郁郁葱葱。半月来，他们看腻了无边无际的荒漠、戈壁、沙漠，如今见到充满生机、充满希望的绿色，众人那枯燥、焦虑、沉重、乏味、呆板的心境顿觉





迥异，被轻松、愉悦、兴奋的心情所替代。

一座庙宇唤起了众人的激情，三步两步向前靠拢。诸葛先生则被距庙宇数丈的碑亭给迷住了。

诸葛先生跨进木栅栏，看到“大唐左屯卫将军姜行本勒石”，惊喜无以附加，竟顾不上说出话来，或默诵，或低吟。

诸葛先生徜徉左右，不忍离去，抚摸石碑，沉吟许久。细睨碑身，高六尺，宽二尺，硕大过人。

当老七再三呼唤“先生，庙中有对联，快来看呀！”诸葛先生方一顾三返离开碑亭。

原来是一座关帝庙。只见大殿高三丈，面阔三间，进深三丈，砖木结构，上部为绿色琉璃瓦，正脊的背面系有连环花卉，嵌有“神武”二字。殿内木架彩绘，红脸关羽坐像高丈二余，美髯绿袍，威武厚重，卧蚕眉、丹凤眼含自信矜持之气度，超俗不凡。关羽塑像左右是义子关平和扛刀力士周仓。庙壁联额颇多，为诸葛先生欣赏的一副是：

赫濯震天山，通万里车书，何处是张营岳垒？

阴灵森秘殿，饱千秋冰雪，此中有汉石唐碑。

另有一联：

忠勇盖世，正人君子，春秋义气千古；

神武绝伦，风流一世，自信导致麦城。

当诸葛先生吟出声来时，老七问：

“先生，张营岳垒啥意思？”

“张营指张议潮收复河西十一州及伊吾蒲类等广大地区归唐之壮举。岳垒指岳飞后人宁远大将军岳钟琪于雍正七年驻军巴里坤，威镇西域之事。”

素不人前言事的桂花，端睨良久，似有把握地问：

“先生，这尊绿袍长须塑神怕是桃园三结义的红脸关公吧。”

诸葛先生笑着反问：

“你咋断定是关公呢？”

“和您说三国描画的关羽一模一样嘛。”诸葛先生微微颌首称